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中國古代哲學史

(三)

胡 適 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國古代哲學史

(三)

胡適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中華民國十九年貳月廿六日收到

編主五雲王
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一第

史學哲代古國中

(綱大史學哲國中名原)

冊 三

著 適 胡

路山寶海上
館書印務商

者刷印兼行發

埠各及海上
館書印務商

所行發

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

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

The Complete Library

Edited by

Y. W. WONG

A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
PHILOSOPHY

By

HU SHIH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Shanghai, China

1929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國古代哲學史

第十篇 荀子以前的儒家

第一章 大學與中庸

研究古代儒家的思想，有一層大困難。因為那些儒書，這裏也是『子曰』，那裏也是『子曰』。正如上海的陸稿薦，東也是，西也是，只不知那一家是真陸稿薦。此不獨儒家爲然。希臘哲學亦有此弊。柏拉圖書中皆以梭格拉底爲主人。又披塔格拉(Pythagoras)我們研究這些書，須要特別留神，須要仔細觀察書中的學說是否屬於某個時代。即如禮記中許多儒書，只有幾篇可以代表戰國時代的儒家哲學。我們如今只用一部大學，一部中庸，一部孟子，代表西歷前第四世紀和第三世紀初年的儒家學說。

大學一書，不知何人所作。書中有『曾子曰』三字，後人遂以爲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同作的。這

話固不可信。但是這部書在禮記內比了那些仲尼燕居，孔子閒居諸篇，似乎可靠。中庸古說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。大概大學和中庸兩部書都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書。我這句話，並無他種證據，只是細看儒家學說的趨勢，似乎孟子荀子之前總該有幾部這樣的書，纔可使學說變遷有線索可尋。不然，那極端倫常主義的儒家，何以忽然發生一個尊崇個人的孟子？那重君權的儒家，何以忽然生出一個鼓吹民權的孟子？那儒家的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，何以忽然生出孟子和荀子這兩派心理的人生哲學？若大學中庸這兩部書是孟子荀子以前的書，這些疑問便都容易解決了。所以我以為這兩部書大概是前四紀的書，但是其中也不能全無後人加入的材料。中庸更為駁雜。

大學和中庸兩部書的要點約有三端。今分別陳說如下。

第一方法。

大學中庸兩部書最重要的在於方法一方面。此兩書後來極為宋儒所推尊，也只是為此。程子論大學道：『歷選前

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，獨賴此篇之存。朱子序中『歷選前聖之書，所以提絜綱維，開示蘊奧，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。』可證。

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於至善……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『本末，終始，先後，便是方

法問題。大學的方法是：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

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中庸的方法總綱是：

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

誠者，天之道也。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孟子離婁篇也有此語。誠之，作思誠。自誠明，謂之性。自明誠，謂之教。

又說：『誠之』之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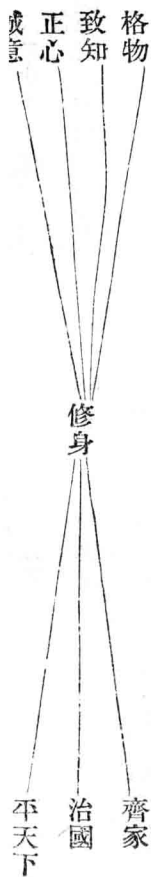
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

『行』的範圍，仍只是『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。』與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略相同。

大學中庸的長處只在於方法明白，條理清楚。至於那『格物』二字究竟作何解說？『尊德性』

與『道問學』究竟誰先誰後？這些問題乃是宋儒發生的問題，在當時都不成問題的。

第二個人之注重。我從前講孔門弟子的學說時，曾說孔門有一派把一個『孝』字看得太重了，後來的結果，便把個人埋沒在家庭倫理之中。『我』竟不是一個『我』，只是『我的父母的兒子』。例如『戰陳無勇』一條，不說我當了兵便不該如此，卻說凡是孝子，便不該如此。這種家庭倫理的結果，自然生出兩種反動。一種是極端的個人主義，如楊朱的爲我主義，不肯『損一毫利天下』。一種是極端的爲人主義，如墨家的兼愛主義，要『視人之身若其身，視人之家若其家，視人之國若其國』。有了這兩種極端的學說，不由得儒家不變換他們的倫理觀念了。所以大學的主要方法，如上文所引，把『修身』作一切的根本。格物，致知，正心，誠意，都是修身的工夫。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，都是修身的效果。這個『身』，這個『個人』，便是一切倫理的中心點。如下圖：



孝經說

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孝無終始，而患不及者，未之有也。

大學說

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爲本。

這兩句『自天子至於庶人』的不同之處，便是大學的儒教，和孝經的儒教大不相同之處了。又如中庸說：

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。思脩身，不可以不事親。思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。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曾子說的，『大孝尊親，其次弗辱』，這是『思事親不可以不脩身』。這和中庸說的，『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』，恰相反。一是『孝』的人生哲學，一是『脩身』的人生哲學。

中庸最重一個『誠』字。誠卽是充分發達個人的本性。所以說：『誠者，天之道也。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』這一句當與『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脩道之謂教』三句合看。人的天性本來是誠的。若能依著這天性做去，若能充分發達天性的誠，這便是『教』，這便是『誠之』的工夫。因爲中庸把

個人看作本來是含有誠的天性的，所以他極看重個人的地位，所以說：『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；』所以說：『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；』所以說：

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

孝經說：

人之行莫大於孝。孝莫大於嚴父。嚴父莫大於配天。

孝經的最高目的是要把父『配天』，像周公把后稷配天，把文王配上帝之類。中庸的至高目的，是要充分發達個人的天性，使自己可以配天，可與『天地參』。

第三，心理的研究。

大學和中庸的第三個要點是關於心理一方面的研究。換句話說，儒家到

了大學中庸時代，已從外務的儒學進入內觀的儒學。那些最早的儒家只注重實際的倫理和政治，只注重禮樂儀節，不講究心理的內觀。即如曾子說：『吾日三省吾身，』似乎是有點內省的工夫了。及到問他省的甚麼事，原來只是『爲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』還只是外面

的倫理那時有一派孔門弟子，卻也研究心性的方面。如王充論衡本性篇所說宓子賤、漆雕開、公孫尼子論性情與周人世碩相出入。如今這幾個人的書都不傳了。論衡說：『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，……善惡在所養。』據此看來，這些人論性的學說，似乎還只和孔子所說：『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；惟上智與下愚不移，』的話相差不遠。若果如此，那一派人論性，還不能算得『心理的內觀』。到了大學便不同了。大學的重要心理學說，在於分別『心』與『意』。孔穎達大學疏說：『摠包萬慮謂之心。爲情所憶念謂之意。』這個界說不甚明白。大概心有所在便是意。今人說某人是何『居心』也，說是何『用意』？兩句同意。大概大學的『意』字只是『居心』。大學說：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；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？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如今人說：『居心總要對得住自己，』正是此意。這一段所說，最足形容我上文說的『內觀的儒學。』大凡論是非善惡，有兩種觀念。一種是從『居心』一方面 (Attitude; motive) 立論，一種是從

『效果』一方面(Effects, Consequences)立論。例如秦楚交戰，宋桎說是不利，孟軻說是不義。義不義是居心，利不利是效果。大學既如此注重誠意，自然偏向居心一方面。所以大學的政治哲學說：是故君子先慎乎德……德者，本也。財者，末也。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。

又說：

此謂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長國家而務財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

這種極端非功利派的政治論，根本只在要誠意。

大學論正心，與中庸大略相同。大學說：

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顏淵問仁，子曰：『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』豐坊石經本有此二十二字，後爲唐明皇削去。編此謂脩身在正其心。

中庸說：

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大學說的『正』就是中庸說的『中』。但中庸的『和』卻是進一層說了。若如大學所說，心要無忿懣，無恐懼，無好樂，無憂患，豈不成了木石了。所以中庸只要喜怒哀樂發得『中節』，便算是和。喜怒哀樂本是人情，不能沒有。只是平常的人往往太過了，或是太缺乏了，便不是了。所以中庸說：

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；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；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

明行兩字，今本皆倒置。今據北宋人引經文改正。

中庸的人生哲學只是要人喜怒哀樂皆無過無不及；譬如飲食，只是要學那『知味』的人適可而止；不當吃壞肚子；也不當打餓肚子。

第二章 孟子

一、孟子考。

孟軻，鄒人。曾受業於子思的門人，孟子的生死年歲，頗不易攷定。據明人所纂孟子譜。

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，死於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，年八十四。呂元善聖門志所紀年與

孟子譜同。此等書是否有根據，今不可知。但所說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，頗近理。

臧庸作孟子年表，以己意移前四年。

似可不必。近人考證孟子見梁惠王時當爲惠王後元十五年左右。史記說在惠王三十五年，是不可信的。

若孟子生在烈王四年，

西歷前三七二。

則見惠王時年已五十餘，故惠王稱他爲『叟』。至於他死的年，便不

易定了。孟子譜所說，也還有理。若孟子書是他自己作的，則書中既稱魯平公的諡法。孟子定死在魯平

公之後。平公死在赧王十九年，

通鑑作十八年。

孟子譜說孟子死在赧王二十六年，

西歷前二八九。

似乎相差不過

但恐孟子這書未必是他自己作的。

二、論性。

孟子同時有幾種論性的學說。告子篇說：

告子曰：『性無善無不善也。』或曰：『性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。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，幽厲興

則民好暴。』或曰：『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。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，以瞽瞍爲父而有舜。』……今日性善，然

則彼皆非歟？

孟子總答這三說道：

乃若其情。

程顥孟子攷異引四書辨疑云：『下文二才字與此情字上下相應，情乃才字之誤。』適按孟子用情字與才字同義。告子篇『牛山之木』一章中云：『人

見其濯濯也，以爲未嘗有才焉，此豈山之性也哉？又云、『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爲未嘗有才焉，此豈人之性也哉？』可以爲證。則可以爲善矣。乃所謂善也。

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。羞惡之心，義也。恭敬之心，禮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：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

這一段可算得孟子說性善的總論。滕文公篇說：『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稱堯舜，』此可見性善論在孟子哲學中可算得中心問題。如今且仔細把他說性善的理論分條陳說如下：

(1) 人的本質同是善的。上文引孟子一段中的『才』便是材料的材。孟子叫做『性』的，只

是人本來的質料，所以孟子書中『性』字、『才』字、『情』字可以互相通用的。參看上節情字下的按語，漢儒董仲

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、『如其生之自然之資，謂之性。性者，質也。』又曰、『天地之所生，謂之性情。……情亦性也，可供參證。』孟子的大旨只是說這天

生的本質，含有善的『可能性』。八篇末章。如今先看這本質所含是那幾項善的可能性。

(甲) 人同具官能。第一項便是天生的官能。孟子以爲無論何人的官能，都有根本相同的

可能性。他說：

故凡同類者，舉相似也。何獨至於人而疑之？聖人與我同類者，故龍子曰：『不知足而爲屨，我知其不爲黃也。』屨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口之於味，有同耆也。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。如使口之於味也，其性與人殊，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，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？至於味，天下期於易牙，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惟耳亦然，至於聲，天下期於師曠，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惟目亦然……故曰口之於味也，有同耆焉。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。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。至於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，何也？謂理也，義也。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禮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（告子）

（乙）人。同。具。『善端。』

董仲舒說：引書同上

『性有善端，動之愛父母，善於禽獸，則謂之善。此

孟子之善。』這話說孟子的大旨很切當。孟子說人性本有種種『善端』，有觸即發，不待教育。他說：

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……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，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；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；非惡其聲而然也。由是觀之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

惡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（公孫丑）參看上文所引告子篇

語。那段中，辭讓之心，作恭敬之心，餘皆同。

（丙）人。同具良知良能。孟子的知識論全是『生知』（Knowledge a priori）一派。所

以他說四端都是『我固有之也，非由外鑠我也』。四端之中，惻隱之心，羞惡之心，和恭敬之心，都近於感情的方面。至於是非之心，便近於知識的方面了。孟子自己卻不曾有這種分別。他似乎把四端包在『良知良能』之中，而『良知良能』却不止這四端。他說：

人之所不學而能者，其良知也。所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也。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。親親，仁也。敬長，義也。（盡心）

良字有善義。孟子既然把一切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都認為『良』，所以他說：

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（離婁）

以上所說三種（官能，善端，及一切良知良能），都包含在孟子叫做『性』的裏面。孟子以為

這三種都有善的可能性。所以說性是善的。

(2) 人的不善，都由於『不能盡其才』。

人性既然是善的，一切不善的，自然都不是性的本質。

孟子以爲人性雖有種種善的可能性，但是人多不能使這些可能性充分發達。正如中庸所說：『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。』天下人有幾個這樣『至誠』的聖人？因此便有許多人漸漸的把本來的善性湮沒了，漸漸的變成惡人。並非性有善惡，只是因爲人不能充分發達本來的善性，以致如此。所以他說：

若夫爲不善，非其才之罪也。……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

推原人所以『不能盡其才』的緣故，約有三種：

(甲) 由於外力的影響。孟子說：

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今夫水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額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豈水之性哉？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爲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(告子)

富歲子弟多賴，凶歲子弟多暴。非天之降才爾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今夫麋麥，播